airiti

從精神分析角度探討俄羅斯民間故事《美麗的瓦希麗莎》與日本動畫《神隱少女》的象徵意義

劉心華 *

摘要

根據瑞士心理分析學大師榮格的觀點，人類自太古以來，無論是神話，或是傳說中象徵的「旅程」，它們所要表達的是個體在生命中原型式的開展，也就是「個體化」(individuation)的成長旅程。在此過程中，最重要的是個人在面對生命的意義及生活的挑戰時，其心靈的「轉化」過程。

超乎一般人的想像，每個人在成長過程的每一個階段，當他的人格特質(personality)與自我身分認知(ego-identity)的相合性越堅固時，其適應能力就會越來越失去彈性，面對問題時其因應的改變能力也隨之跟著停滯下來；這種現象對人的求生、適應、成長的自然本能成了阻礙和束縛，使他們苦惱不已。除非能夠適時反省與覺醒，否則他們的生命將會遭遇更嚴酷的挑戰。

本論文擬運用榮格學派的理論和論述，搭配美國神話大師喬瑟夫・坎伯(Joseph Campbell)的「單一神話」(monomyth)理論，探討不同文化背景的個人，如何成為戰勝自我宿命的「英雄」；他們都必須經歷一段個人成長的「個體化過程」，也就是「啟程→啟蒙→回歸」的英雄旅程。在實證上，本文特舉俄羅斯民間故事《美麗的瓦希麗莎》與日本動畫電影《神隱少女》為例，經由比較，分析兩則故事中女主角經過冒險歷程所代表的象徵意義與心靈探索。

關鍵詞：神話、原型、英雄旅程、單一神話、個體化過程

---

* 本文 105 年 12 月 18 日收件；105 年 12 月 26 日審查通過。
劉心華，台灣國立政治大學斯拉夫語文學系教授

airiti

A Psychoanalytic Approach to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Russian Faire Tale "Vasilisa the Beautiful" and Japanese Anime Fantasy Film "Spirited Away"

Shin-hwa Liu *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Swedish psychological analyst Carl Jung's point of view, the "journey" symbolized since time immemorial in myths and legends expresses an archetypal unfolding of the individual through life: the journey of individuation. In this process, the most important is the process of self-transformation of individual in the face of the challenges of life.

Beyond our imagination, as our personality and ego-identity become stronger, they can also become less flexible, so that our capacity for adaption and change also slows and freezes. What were once natural mechanisms for adaption, growth, and survival can begin to be limitations that actually accentuate our suffering. Life then presents us with a further challenge, unless we are ready and willing to wake up. .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use Carl Jung's archetypal theories and Joseph Campbell's "Hero's Journey - Monomyth" to explore how do individuals of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become "Heroes" of self-defeat of fate and the process of their individuation, i.e. "departure → initiation → return" of a hero's journey. This paper also takes two cases as examples: one is Russian Faire Tale "Vasilisa the Beautiful", and the other is Japanese Anime Fantasy Film "Spirited Away". In addition, the paper also compares two heroines' process of individuation through adventures and explores the symbolic meanings of their journeys.

Keywords: myth, archetype, Hero's journey, monomyth, individuation.

---

* Received: December 18, 2016; Accepted: December 26, 2016
Shin-Hwa Liu, Professor, the Department of Slavic Languages & Literatur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

airiti

前言

寰視人類的文明史，世界各民族為了呈現其宇宙觀、歷史觀和人倫觀，並表現其文化現象的獨特性，幾乎都擁有自己豐富、多彩的神話、傳說與民間故事。神話源自於原始社會的人類基於生存的需求，對自然環境的認知與想像所表達的敘事；它不僅跟自然環境的種種情境或現象有關，同時也與個人和集體的心理因素相連結。而傳說則是與該族群特定的歷史人物和事件、地方古蹟、自然風物、社會習俗等有關的口頭敘事。至於民間故事，狹義來說，一般是為了反映當地社會風情、具有假想或虛構的內容、以散文形式表達的口頭敘事，也就是虛構性故事體裁的總稱。

普遍來說，神話、傳說與民間故事概都發生於遠古時期，其內容也伴隨著人類社會的進化與成長而充實。比較具體而言，這些故事或現象反映著人類個體和群體的想像、思維、情感及社會生活；其相關主題更是象徵人類自身的處境、生活經驗、以及他們對自然界以至於宇宙存在的看法。如果妥當解讀，它們是超越了古代所遺留下來的怪力亂神之說；它們非但不是已死去的文化殘留，反而應該是「先人」對當時代的生活想像與留給後代的智慧。事實上，許多國家的神話故事，其精神可以穿越時空，成為現代生活精神文化的導引。

根據以上的說明，大部份的神話、傳說與民間故事並非來自「理念的體系」(a conception system)，而是來自於「生活的體系」(a life system)；它們是通過符號象徵的隱喻(metaphor)，[1]呈現生活的體驗及生命的歷程。因此，人們必須回歸生活的經驗，才能妥適地認識它們。

在實證上，本文將舉出兩本著作進行比較分析：一者為俄羅斯民俗學家阿法納西耶夫(A.H. Афанасьев)彙編的《俄羅斯民間故事》(*Народные русские сказки*)中〈美麗的瓦希麗莎〉(Василиса прекрасная)的故事，另一則是日本動畫大師宮崎駿電影《神隱少女》(*千と千尋の神隠し*)。如果根據美國神話大師坎伯在《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一書中所提出的看法，無論我們擁有多麼不同的背景、不同的面貌，要想成為戰勝自我宿命的「英雄」，都必須經歷一段「啟程(departure)→啟

[1] 劉心華。《從原型理論探討俄羅斯民族心理的特色》。《外國語文研究》，第 17 期。台北：政治大學外國語文學院，12/2012，頁 120。

airiti

蒙(initiation)→回歸(return)」的旅程，[2]這兩本著作中兩位主角的冒險歷程迎合了坎伯的理論，而且彼此有許多類似之處。

為了進一步深入分析，本論文擬同時運用榮格學派心理學以及美國神話大師坎伯的「單一神話」原型理論，探討所列二則故事中英雄「個體化過程」的象徵意義，並以故事中「瓦希麗莎」和「荻野千尋」兩位主角作為說明，驗證她們成長的個體化旅程，及其周邊人物代表的象徵意涵。

一、神話代表人生內在的旅程

關於神話的深層意涵，心理學大師榮格(Carl Gustav Jung)指出：深入研究各民族的神話之後，人們可以發現：基本上，人類在求生存的經驗過程中，普遍存在著基本的動機，並由此激發出一些心理情感的通性；換句話說，在人類社群形成集體潛意識（或共同的深層意識）的過程中存在著類似的原始型態。或許在一般人的經驗邏輯和想像中，人類的不同群體應該會因為生存時空的差異而存在著許許多多不同的原型，但是，經過榮格的研究與分析，得出的結論卻有所不同；他把象徵人類心理狀態，概略歸納出基本的 12 種原型；每種類型都有其價值觀，意義和人格特質。除此之外，榮格又進一步採取不同心理面向的研究途徑，將 12 種原型分別歸類成為 3 種類型：自我類(the ego types)、靈魂類(the soul types)及本我類(the self types)。如此一來，每種類型各包括了 4 種原型；每種原型在自己的歸類中具有共同的驅動源，譬如，在自我類型所包含的四種原型，每種原型的人格特質都會趨向去達成「自我定義的目標」。

當然，這些特定面向下所得出的研究結果，亦即特定面向下的認識論，它們各自心理和行為所呈現的模式只能定義為一種理想類型(ideal type)[3]而已。所以，在許多的現實情況中，某些人會同時具有幾種不同的甚至是相反性質的人格原型；但不管如何，其中會有某一種原型將發揮其能量及主要的影響力，主宰著整個人的個性和行為特質。理論上來說，

---

[2] Campbell, Joseph.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49.

[3] 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從政治史家耶林奈克(Georg Jellinek)借用了「理想類型」一詞；韋伯認為，理想類型雖然仍與現實有所關聯，但畢竟是一種抽象的純粹概念。

只要洞察一個人的原型，你就概略可以掌握一個人的行為和動機。

觀察並歸納芸芸眾生，從個人特質的層面來看，屬於自我類型的原型一般有：天真的人(the innocent)、孤兒/普通男孩或女孩(the orphan/regular guy or gal)、英雄(the hero)、眷顧者(the caregiver)；其次，歸納在靈魂類型的原型有：探險者(the explorer)、反叛者(the rebel)、情人(the lover)、創造者(the creator)；最後，歸類為第三種本我類型的原型有：玩世不恭者(the jester)、賢哲(the sage)、魔術師(the magician)、統治者(the ruler)。如果再觀察社群的宏觀層面，榮格又把 12 種原型分別歸納出四種基本的取向：自由的、社會的、秩序的與自我實現的。如此一來，整合內在心理驅動力與外向性社群意識之後，研究者將可以得出整體原型面貌，進一步就可以發現人類的行為舉止決定於內在驅動力對外在社群因素的反應；於是，在內外原型的交互作用中，每個人的心理和行為之間將會呈現出動態的平衡狀態，穩定中有變化。[4]

從普遍性的現實生活來看，每個人的一生都分成了若干階段，在整個人生的旅程中，受到持續不斷的環境變遷所影響，處於外在世界的制約與挑戰下，相對於自利的本能，經常都會存在不能滿足的心態及不穩定的情緒。因此，人的內心自然會對現在的我不停的發出召喚；亦即，存有的我呼喚存在的我，以追求進一步健康與完整的和諧。榮格曾經提到自性（本我）(self)的力量；自性是我們內在「完整」的原型，會不斷推展著我們的生命節奏；不論是內在的心理或外在的生活，「自性」都是隨時召喚著我們的內在呼聲。[5] 這當中有一部分便是要催促我們掙脫現有心理環境的桎梏；因為現有的心理環境往往將個人禁閉在一切既成的概念及期待中，而自性的力量會從我們本能的內在深處召喚出某種能量以突破這種禁閉感，要求我們打破現有固定的世界，以求突破、改變而成長。因此，一個人的一生可視為每個人「個體化」(individuation)的歷程，建構與實踐自我的人格特質(personality)；它指的是逐漸實踐內在的自性價值，以完成獨特個體的能力。整體而言，這種心靈的呼喚旨在激發我

---

[4] Golden, Carl. The 12 Common Archetypes. http://www.soulcraft.co/essays/the_12_common_archetypes.html , (2013.11.27).

[5] Murray Stein 著，朱侃如譯。《本我/心靈的超越中心與全體》，《榮格心靈地圖》。台北：立緒，1999。頁 195-220。

airiti

們內在的潛能，尋求對現況枷鎖的釋放；這就是一個覺醒的過程。榮格認為，個體化就是由內到外成為一個同質的整體。個體性是接納最內在、最終無可比較的獨特性；換言之，個體化就是表示把自我變回本來的自己。所以可以把「個體化」一詞解讀成「回到本性」(coming to selfhood)或「本我的自覺」(self-realization)。[6]

另一方面，從集體社群意識的方向探索，榮格追溯古代的神話，發現本我原型正是人的外在世俗生活與內心世界之間對話的重要媒介，也是神話產生的力量來源，而神話就是社群心理由內往外推演的事件顯像及劇情，這也可以說是人類集體文化的原型。本我原型一方面是人類共通的本能，但另一方面在回應不同的時空情境時，它又會以不同的象徵方式，分別在不同種族的神話、圖騰、文學與藝術之中顯現出來。例如，在各個民族的神話故事中，都存在「英雄」原型的故事：英國的「聖杯傳奇」、俄國的「伊凡王子與火鳥」、「大力士波波維奇」、中國的「后羿射日」…等，都代表著當社會面臨某種價值的失落與危機時，英雄就必須脫離舒適與熟悉的「母性之繭」(maternal cocoon)，[7] 踏上孤獨、險惡的英勇旅程，克服困難與挑戰，斬去心中恐懼的惡龍，然後才能帶回寶物（激發出來的潛能），返回俗世拯救整個族人。

延伸榮格的「個體化」歷程，後來的美國神話大師坎伯(Joseph Campbell, 1904-1987)在研究世界各地民族的英雄神話後，於其著作《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中也提出「英雄旅程」的共同模式，稱之為「單一神話」(the monomyth)原型。根據坎伯的描述：「英雄離開日常生活的世界，進入一個超自然的奇幻境地，在那裡遇到驚人的敵對力量，獲得決定性的勝利。英雄從這神秘的探險中回歸，為他的人民帶回恩賜」。[8] 接著，他又進一步將這三個步驟細分為 17 個階段，分別細述如下：

---

[6] Jung, C.G. “The Structure and Dynamics of the Psyche”, *The Collected Works of C. G. Jung, Vol.8*.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96, p.226.

[7] Preece, Rob. Emergence, *The Wisdom of Imperfection*. New York: Snow Lion Publications, 2006, 2010, p.81.

[8] Campbell, Joseph.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49, p.30.

airiti

1. 啟程(departure)

在啟程的階段中，英雄會因為某些外在因素或環境的改變，甚至是某種危機的發生，從一個已知、安穩的世界踏上未知世界的冒險旅程。在英雄歷險的「啟程」並非如一般旅行的自然啟程，它必然會經歷過幾個掙扎的階段：轉、折、起、承的煎熬，[9]分別為「歷險的召喚」(the call to adventure)、「拒絕召喚」(refusal of the call)、「超自然的助力」(supernatural aid)、「跨越第一道門檻」(crossing the first threshold)、「鯨魚之腹」(belly of the Whale)。

在此過程當中，第一次的出脫最為關鍵；[10]它象徵著「自性」的覺醒，力圖揚棄原本毫無自覺的存在狀態。其實，在人類自我成長的過程中，無論是真實或隱喻，都必須通過這一道門檻－－心靈上的「離家出走」，才是真正回應內在的召喚，推動自我向前行進；換言之，回歸「自性」的旅程絕不是停滯在原地，沉溺於原有的習性或模式之中。然而，就像一般世俗人會對改變習以為常的慣性而躊躇不前的情況一樣，並非所有具英雄特質的人都勇於接受召喚，責任的承諾與恐懼的感受有時會阻礙他們接受召喚。人們想通過這一道門檻，並非易事，他們必須揚棄一些在特定時空環境中自覺安全、舒適、珍惜的事物或感覺，否則當面對外在世界的改變時，這些事物就會誘使他們回頭，迫使他們面臨自己的恐懼，將他們拉回原點。

人只要在心靈召喚下，能夠擺脫舊有環境的舒適誘惑和猶豫，一旦跨越第一道門檻，就代表這些人超越了現實有形世界的局限，而進入「鯨魚之腹」，於是，英雄的象徵就逐漸呈現。所謂「鯨魚之腹」，乃是坎伯藉用約拿(Johan)被吞入鯨魚腹 [11]中的故事來詮釋英雄神話的象徵意義。根據坎伯的說法，就心理的意義而言，鯨魚代表在潛意識中生命的力量；從隱喻的觀點來說，水是潛意識，而水中的生物則是無意識的生命或能量。由於潛意識的力量強過意識的人格，所以必須要勇於投入去克服與

---

[9] Bronzite, Dan. The Hero’s Journey – Mythic Structure of Joseph Campbell’s Monomyth. http://www.movieoutline.com/articles/the-hero-journey-mythic-structure-of-joseph-campbell-monomyth.html, (2016.07.26).

[10] Preece, Rob. Emergence, *The Wisdom of Imperfection.* New York: Snow Lion Publications, 2006, 2010, p.82.

[11] 出自《舊約聖經》的〈約拿書〉，有關先知約拿在魚腹三天三夜的故事。

airiti

控制。[12]

在關於約拿的那類故事中，英雄被吞噬到深淵中，等待稍後的復活。這是屬於「死後復活」主題類的故事。當意識的人格與無法掌控的潛意識接觸，就必須承受如同夜裡在大海裡航行的考驗與啟示，要懂得學習如何與這股強大的力量共處，隨後才會呈現嶄新的生活方式與態度；也就是說，英雄進入魚腹，在不可知的黑暗中掙扎，經過煎熬、克服與突破，最後跑了出來，其精神力已經轉化。[13]

2. 啟蒙(Initiation)

英雄在跨越「啟程」的門檻後，便正式踏上「試煉之路」(the road of trials)。在許多英雄故事的文本中，對此階段的描述充滿了詭譎莫測與奇幻遭遇；一系列的阻礙與磨難給予英雄嚴厲的考驗，也因此才能讓他變得更堅強。這也是英雄神話中最引人入勝的一段。另外，在這段歷程裡，英雄的遭遇是多樣的，可能會「與女神相會」(the meeting with the Goddess)或是遭遇誘惑，碰到「狐狸精女人」(woman as temptress)，接著是「向父親贖罪」(atonement with the father)，最後完成「神化」(apotheosis) 的階段，並獲得「終極的恩賜」(the Ultimate Boon)，取得超乎常人的能力。然而，並非所有英雄神話故事的情節都會歷經所有的過程，但都會有一些不同的組合。

3. 回歸(Return)

英雄在通過重重的試煉與考驗後，超脫過去意識中聖、凡二元對立的限制，最終必須帶著終極的恩賜返回社會，回饋人群，完成使命。然而，還是有些英雄在此階段會「拒絕回歸」(refusal of the return)，寧可待在自我提升的階段，拒絕返回塵世。以宗教來比擬，就好像大、小乘佛教的精神差異。小乘佛教追求脫離混亂塵世，自我解脫；而大乘佛教除了自我的修持，更要利他，再入紅塵，服務群眾，強調菩薩普渡的精神。從基督教的教義來說，這就是一種基督精神，所謂「神愛世人」，背負十字架，代世人受苦；本質上，這種宗教的精神和意義都相似，拯斯民於

---

[12] Joseph Campbell 著，朱侃如譯。《神話》。台北：立緒，1995，頁 247。

[13] 同上，頁 247-248。

水火。

關於英雄回歸的歷程中，坎伯從各國神話故事歸納了幾個階段：「魔幻逃脫」(the magic flight)，或藉「外來的救援」(rescue from without)，進而「跨越回歸的門檻」(the crossing of the return threshold)，達成「兩個世界的主人」(master of two worlds)。此階段的英雄，終究超越了一切有形事物與自我意識的障礙與牽絆，調合個人及宇宙的意識，進而破除個人對生命的慾求，最終達到「自在的生活」(freedom to live)。

其實，如果從通俗的角度而言，英雄的旅程可以代表每個人的成長過程。當然，並非每個人的成長都必然經歷英雄神話的 17 個階段。基本上，英雄神話代表著每個人在自己一生中，隨著歲月增長，不斷追尋人生的真理和意義的歷程和故事；它也是人類共同的故事：從出生到成長、從成長到死亡的歷程和敘事。如果生命是一種存在的經驗，神話就是幫助我們探索內在自性的存有。

因此，坎伯認為每一個人都有與他自己生活相關的神話，都必須在自己的神話中找出成長的英雄旅程。從此面向來看，神話具備了下列四種功能：

1. 神秘性功能－－神話為人類開啟了幅員廣闊的奧祕世界，讓人類察覺到潛藏在所有形體背後的奧秘。

2. 物理宇宙觀（科學層面）背後的意義－－神話隱喻著人類及宇宙背後所透露的奧秘。例如，科學家探討的是燃燒背後(meta-)的氧化作用，但人們關心的是火的功能與意義；一者是超越現象存在的存有，另一則是存在的工具性或功能性作用。

3. 社會功能－－神話是攸關社群意識的故事，有助於了解一個特定社會秩序的支柱與根據，這也是各個地區的神話具有差異性的原因。

4. 教育功能－－神話教導人們如何適應環境的變遷，而持續過著符合人性的生活，維護生命的意義，以求在宇宙中生存的永續經營。

以下將根據坎伯的「單一神話」原型理論，聚焦於神話英雄「個體化過程」的象徵意義，探討「瓦希麗莎」和「荻野千尋」兩位女主角成長的個體化過程，及故事中相關的周邊人物，並分析其相互情節所代表的象徵意涵。

airiti

二、俄羅斯民間故事《美麗的瓦希麗莎》[14]

該故事是描述一個俄羅斯商人的女兒與其繼母家庭之間的故事。以下將先概述故事的簡要情節，然後再針對相關情節加以分析。

2.1 《美麗的瓦希麗莎》的故事概要

從前有一位商人，他有一個妻子和一個美麗的女兒，女兒名字叫瓦希麗莎。不幸的是，瓦希麗莎的母親早逝。在母親臨終前，給了她一個小娃娃；這個小娃娃就像瓦希麗莎一樣，穿著紅靴、白圍裙、黑裙子和繡滿色彩的背心。死前的母親告訴了女兒:將來如果迷路或遇到困難時，就問娃娃該怎麼做，妳就會得到幫助。媽媽並叮嚀女兒隨時將娃娃帶在身邊，不要對任何人提起，但是，要餵食她。

瓦希麗莎的父親在妻子死後一段時間，又娶了一個有兩個女兒的寡婦，成了瓦希麗莎的繼母。繼母與姊姊對待瓦希麗莎非常殘酷，儘管如此，娃娃果然都能在瓦希麗莎遭遇困難時，適時地幫助她完成身上的任務。

有一天，瓦希麗莎的父親不得不去遠方經商，必須離開一段很長的時間。繼母趁此藉機賣掉了原來的房子，全家搬到一個陰鬱的森林小屋居住。一天，繼母與姊姊們故意弄熄了火，主要是為了要派瓦希麗莎去森林中芭芭雅嘎老巫婆的住處取火。隨後，瓦希麗莎在森林裡迷路，不知何去何從。在此情況下也多虧娃娃的幫忙，才順利來到了芭芭雅嘎的屋前；芭芭雅嘎的小屋是由雞腳和人骨所構成。夜幕降臨時，頭骨的眼窩會發出可怕的光芒。在到達老巫婆住處的途中，瓦希麗莎還遇到穿白衣騎白馬、穿紅衣騎紅馬、穿黑衣騎黑馬的三位神秘騎士。

芭芭雅嘎是一個很可怕的巫婆。她平常乘坐的交通工具是一個自由飛翔的缽臼。她用一根狀似槌杵的槳來划動這個交通工具，同時用一隻掃帚（取材自死人的頭髮）掃光她一路所留下的足跡。

瓦希麗莎雖然害怕，還是鼓起勇氣要向巫婆取火。巫婆芭芭雅嘎說，如果瓦希麗莎想取到火，就必須執行和完成她所交付的任務，才能取到

---

[14] Померанцева, Э.В. и Чистов, К.В. (ответственные редакторы). *Народные русские сказки А.Н. Афанасьева В трёх томах.*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1984, СС. 127-132.

airiti

火，否則就要被巫婆吃掉。而瓦希麗莎的第一項任務包括清洗芭芭雅嘎的衣物，清理房子，打掃院子，準備食物，並將長霉的玉米與好的玉米分開。如果她無法做到，就必須成為芭芭雅嘎的大餐。於是，當芭芭雅嘎一離開，瓦希麗莎趕緊請娃娃幫忙。娃娃請她放心去睡覺，並替瓦希麗莎做好了一切。

芭芭雅嘎回來之後，瓦希麗莎已完成了工作，而且也找不出任何可以吹毛求疵的地方。她只好叫喚忠僕來磨玉米，於是空中出現了三雙無形的手，磨玉米，然後芭芭雅嘎就吃掉了這些玉米。第二天，芭芭雅嘎又命令瓦希麗莎必須完成同樣的任務，除了清洗房子等工作，還必須將混合著泥土的幾百萬粒罌粟種子挑出來。同樣地，娃娃也幫忙完成了這一切任務。接著，芭芭雅嘎又叫喚三雙手，將罌粟種子壓製成油。

隨後，瓦希麗莎因為好奇，忍不住向芭芭雅嘎提出了三個有關白衣騎士、紅衣騎士與黑衣騎士的問題，巫婆回答了她。瓦希麗莎想再提進一步的問題，卻被娃娃阻止了。當芭芭雅嘎得知瓦希麗莎是得自已故母親的祝福，才能順利完成工作，非常生氣但也無奈地叫她拿走掛在棍子上的頭骨，並趕她回家。

離開了芭芭雅嘎之後，瓦希麗莎順利的穿過森林，回到家，手中棍子的頭骨從眼睛、耳朵、鼻子、嘴巴的洞口冒出燃燒的火。噴著火的頭骨注視著繼母與姊姊們，它的火燒了她們的身體，直到燒成灰燼。

自此之來，瓦希麗莎離開了家，完成「個體化旅程」，成長了，機緣之下，嫁給了王子，最後成為皇后。

2.2 《美麗的瓦希麗莎》故事情節分析

女性精神分析學者埃思戴絲(Clarissa Pinkola Estes)認為，女性本來是具有強大生命力的本能天性、熱情的創造力以及古老的知能；這些與生俱有的野性本質及種種天賦，卻在歷史的洪流中，因為社會與制度的種種「教化」，使女人的天賦野性一直受到壓抑，扼殺了靈魂深處所傳來的奧妙生命訊息。在《與狼同奔的女人》(*Women Who Run With The Wolves*)一書中，她將心理原型置於各國的童話故事中，進一步分析女性個體化

airiti

的過程。書中也提到俄羅斯童話《瓦希麗莎》(Vasalisa)的故事，[15]認為該故事旨在教導女性如何恢復自己的直覺以進入啟蒙。[16]

瓦希麗莎在口袋中帶著某種隱喻的人偶娃娃，走進黑暗的森林與芭芭雅嘎的周旋，企圖帶回火種；這個歷程代表著女性擺脫慈愛母親的保護之翼，尋回自我強大的本能，包括女人的內在靈性、內在理性的聲音、內在知能與內在知覺。巫婆芭芭雅嘎的角色同時代表了滅亡的力量和生命的能量，而勇敢的瓦希麗莎在芭芭雅嘎的場域裡（房子與森林）接受了這位野性女性的神性、智慧、不完美和其他的一切；她從「善良、好女人」的情結中走出來，面對現實、不完美的世界。芭芭雅嘎對她所有的考驗都代表瓦希麗莎如何去思考、衡量、餵飽、供養、整頓、滌淨、整理心靈生命；她也從此學習中得到了啟蒙。

在「英雄旅程」的「啟程→啟蒙→回歸」的共同模式中，首先的啟程就在瓦希麗莎慈愛的母親死去的那一刻，正代表著命運的改變；如果在母親的保護傘下過久，便會阻擋所有的自我挑戰，而封鎖了進一步的成長。善良、溫柔、可愛、循規蹈矩並不會讓生命高歌。接著，瓦希麗莎會直接體驗到自己陰影黑暗的本質：一種排他的、忌妒的、剝削的自我面向，而繼母和她的女兒們象徵著自己心靈的陰影。因此，瓦希麗莎努力讓「老我」死去，讓新的「直覺我」誕生。她必須學會拋棄習以為常的思維與慣性，才能接受啟蒙。[17]

其次是英雄必須踏上冒險之路，瓦希麗莎同意冒險進入深層啟蒙之所在，進入森林，在黑暗中巡航；她開始體驗直覺內之嶄新而危險的靈質生命。學習磨銳敏感度，以尋找神秘無意識的方位，並完全只依賴自己內心的感官，學會找到回歸野性母親的路（聽人偶娃娃的指示）。與其說母親死前交給她的護身符－－人偶娃娃－－扮演著超自然的助力，不如說它更像瓦希麗莎潛藏的直覺。母親死前交代瓦希麗莎要餵食人偶娃

---

[15] 該書中瓦希麗莎的故事以 Vasalisa 為名，事實上該故事原俄文名稱應是《美麗的瓦希麗莎》(Василиса прекрасная)。

[16] Clarissa Pinkola Estes 著，吳菲菲譯。《與狼同奔的女人》。台北：心靈工坊文化，2012，頁 129-192。

[17] 同上。

airiti

娃，代表讓柔弱無知的少女進一步死去，喚醒直覺（餵食人偶娃娃），把力量交給直覺。

故事的下一段來到芭芭雅嘎巫婆的雞腳小屋，瓦希麗莎必須直接面對兇猛的野巫婆。巫婆芭芭雅嘎(БабаЯга)[18]是最古老的死亡化身之一，負責看守陰間王國的大門(охранительница входа в царствомёртвых)。[19] 在較晚的神話故事人物中反映其多樣的形象，例如，俄國文學家普羅普就提到芭芭雅嘎在俄羅斯民間故事的功能中提供了「贈與者」(даритель)與「危機解除者」(избавитель)的角色功能。[20] 在他的小說－－《雄鷹——菲尼斯羽毛》(ПёрышкоФиниста – яснасокола)與《青蛙公主》(Царевна – лягушка)－－的故事中，主角皆因她的禮物與建議而得到幫助，渡過困難。巫婆芭芭雅嘎的可怕外表與她的助人行為顯然是充滿衝突與矛盾。

另外，斯拉夫的許多故事情節也同時指出共同特色，巫婆芭芭雅嘎住在長了雞腳的小木屋中，屋子位於茂密的森林中（或是森林的邊緣）；同時也都強調她的籬笆是人骨做成的，圍繞在小木屋四周，而籬笆上有顱骨，以人的手腳骨代替門栓，鎖則是以帶著尖利牙齒的嘴巴做成。情節中的雞腳小屋可以任意旋轉，代表它是不拘形式的。

從心理學來看，故事中的房子隱喻著一個符號；它可以被視為個人有意識或無意識的靈魂空間架構，代表著本能世界。[21] 其次，再從坎伯的英雄神話來看，接受命運引導的英雄，將會在救援者（心靈潛能的具體化符號，即人偶娃娃）的幫助下，順利跨過第一道門檻，這個門檻代表英雄現有生命的局限或偏狹的視野；而跨過門檻後，英雄便進入一個充滿未知的新世界，而在跨越門檻的同時，英雄又會碰到「門檻守衛」。在智者瓦希麗莎的故事中，這個門檻的守衛者就是芭芭雅嘎。一旦瓦希

---

[18] 最初芭芭雅嘎(Баба Яга)是以類似蛇(змей)的形象出現，後來轉變為有魔法的老婆婆，她的其中一隻腳只有骨頭（另有他說：其中一隻腳是鐵腳，或只有一隻腳），眼睛不好（或是瞎眼）。南方的斯拉夫民族中，芭芭雅嘎是以與牧人的公牛戰鬥的形象出現。她急馳在母馬隊首中，或是乘著白飛翔。北俄羅斯的故事裡，芭芭雅嘎統治地下王國。

[19] Пропп В. Я.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корни волшебной сказки. Л.: ЛГУ, 1986, С. 77.

[20] Там же. С. 53.

[21] Clarissa Pinkola Estes. *Women Who Run With the Wolves.*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97, p. 95.

airiti

麗莎跨過門檻，進入雞腳小屋，也就像約拿進入「鯨魚之腹」的境遇一樣，她就會進入心靈的全新領域；舊有世俗的執著將進一步被徹底毀滅，然後才能嶄新的再生。

旅行的英雄在通過一系列考驗後，終可以獲得芭芭雅嘎的幫助；她同時會預告英雄的未來，為英雄指出通往神秘國家的道路或致贈通過考驗的禮物。故事到了這裡，瓦希麗莎與兇猛的芭芭雅嘎面對面相見，勇敢面對自己潛意識中的兇猛母親芭芭雅嘎，「讓自己熟悉奧秘而奇異的野性『他者』（在芭芭雅嘎的房子裡住上一陣子的瓦希麗莎）。把芭芭雅嘎的嚴苛精神或新價值觀帶進自己的生活裡，因而讓自己也變得有些奇怪，但無傷大雅（吃她的食物）。當瓦希麗莎經歷了學會面對巨大的力量－－先是別人身上的力量，然後是自己身上的力量－－之後，她就能進一步讓脆弱、太柔嫩的童心消退不見。[22]

接下來，故事的進展來到了瓦希麗莎向芭芭雅嘎要火（這是瓦希麗莎啟程的一項目標），而在完成考驗之後，芭芭雅嘎才同意贈與「火」；但是瓦希麗莎被要求必須待在雞腳小屋服侍芭芭雅嘎一陣子，替她做一些家事作為交換；這也就是認識自己心靈的非理性部分。埃思戴絲關於這一部份特別寫道：「讓瓦希麗莎留在巫婆身邊以習慣女性心靈偉大的野性力量；使其認識她自己的力量和內在淨化的力量。除去泥汙、整理、照顧、建造能量和思想（洗滌 Яга 的衣服，替她煮飯，打掃她的房子），把重要的基本要素挑出來」。[23]

就如埃思戴絲所說的，在雞腳小屋的心靈空間裡，洗滌、整理、分類是生命成長的重要元素。「洗滌」自古以來在各個民族間都具有「淨化」的意涵。另外，在原型的象徵符號裡，衣服代表了「人格面具」；是本我的面具，是一個人呈現給外在世界的形象；亦即人的假面具，當中隱藏著另一個偽裝的自己。人格面具是一種保護色，讓別人只知道我們想讓他人知道的自己。它亦包含了社會與文化所認同的道德、身份、階級等複雜的因素。

瓦希麗莎的第一個工作就是清洗芭芭雅嘎的衣服；芭芭雅嘎的衣服代表著她的權力與威望，是由人心所共同建構起來的符號象徵－－強

---

[22] Ibid. pp. 94-95.

[23] Ibid. p. 98.

airiti

大、歷久不衰。洗滌她的衣服是一個隱喻，瓦希麗莎必須學習去審視如何修補、更新自己的本能。至於打掃房子，它就代表著保持清新的頭腦，清理自己的心靈空間。

接下來的工作，瓦希麗莎要替芭芭雅嘎煮飯。它又代表著甚麼呢? 顯然，煮飯必須升火，在某種程度上，代表著心靈需要有熱情，才能有嶄新的視野與方向。

芭芭雅嘎給瓦希麗莎接下來的難題，是要把長霉的玉米與好的玉米分開，並將混合著泥土的幾百萬粒的罌粟種子挑出來。新鮮的玉米、發霉的玉米、罌粟種子和泥土都是古代藥師用來治療用的材料，作為隱喻來說，它們是心靈的藥物。芭芭雅嘎不僅要瓦希麗莎學習敏銳的分辨能力，更要懂得如何治癒自己的心靈，有時要平靜，有時要滋養，有時要活力。[24]

在完成工作後，瓦希麗莎試著向芭芭雅嘎提出有關先前她在路上碰到三位騎馬騎士的問題。其實，三位騎士是芭芭雅嘎的兒子，他們分別代表早晨、出生（白馬騎士），中午、活著（紅馬騎士），夜晚、死亡（黑衣騎士），也就是「生而死而生」不同階段的生命成長故事。埃思戴絲關於故事中的這一情節也提到：「這些顏色也代表古代有關沉潛(descent)、死亡(death)和重生(rebirth)的觀念。黑色代表舊價值的解體，紅色代表犧牲自己所珍惜的幻象，白色代表新的光明以及經歷前二者後得到的新知」。[25]

從埃思戴絲的這段話給了我們一種啟發：神話故事中所描述的顏色至為重要，每種顏色都具有一體兩面的特質；有死亡的本質，也有生命的本質。白色一方面代表新、初始、純潔、重生……；另一方面代表死亡、犧牲、缺乏經驗……。[26] 而紅色一方面代表生命、精力、熱情、慾望……；另一方面代表危險、犧牲、戰爭……。[27] 至於黑色，它一方面代表衰敗、腐朽、死亡、汙垢……；但另一方面更深層的思考，腐爛的

---

[24] Ibid. pp. 103-105.

[25] Ibid. p.107.

[26] Martin Kathleen (Ed.). *The Book of Symbols.* Germany: TASCHEN, 2010, p.660.

[27] Ibid. p.638.

airiti

泥土是肥沃的，隱喻著從中生出新的生命。[28] 最後，瓦希麗莎意圖打聽更多有關生與死的事，了解更多生命本質的意義，但是，芭芭雅嘎警告她，「知道太多事情會讓人很快老去」。一般人對於「生與死」的真正意涵是無法徹底洞悉的，也沒有必要徹底洞悉，就如孔子所說的：「不知生，焉知死」；人生真正重要的是瞭解與體驗生命的自然節奏，習慣它、適應它，並離開恐懼。

根據坎伯的說法，當英雄通過考驗後，接下來將進入回歸的階段。故事來到芭芭雅嘎厭惡瓦希麗莎得自母親的祝福，於是把火掛在頭骨化身的棍子上，拿給她，並叫她趕快離開。這當中要表達的，並不是唾棄「母親的祝福」，而是不希望太依賴於太過良善、甜美、順從、附和的心靈。從成長的角度思考，英雄應該接受「大能」去看見、去影響別人（接受骨頭以取到火）；如此才能運用這個新的光源，注視自己生命的狀況（找路回到繼母家人所在的舊家）。[29]

神話中的頭骨是一種最古老的符號，它的象徵意義常常是多元的，遊走在極端的兩邊。這種符號對於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有不同的含意，例如，對於一些人來說，它代表著死亡和邪惡；而對於其他一些人來說，頭骨象徵保護、力量、爆發力、無畏、智慧和指導，能夠克服死亡，度過艱難，甚至是大難不死後的倖存。在祖先崇拜的宗教儀式中，頭骨又常常成為召喚祖靈的工具。

關於祖先崇拜的信仰，人們相信族群長老所擁有的智慧會在他們死後繼續存活在其骨骸中，尤其是頭骨，所以，頭骨就被視為保存了殘餘亡魂的圓頂；在特殊狀況下，這個圓頂還可以短暫召回亡者的靈魂以供族人請益。人類很容易將頭骨聯想到教堂，眼睛被視為窗戶、嘴巴是門，耳朵是風。[30]

在這個故事中，瓦希麗莎從巫婆住處拿到的不僅僅是頭骨，而是能發出火光的頭骨。自古以來，「火」和人類的生活離不開關係，約在 100 多萬年前的人從自然界發生火災開始認識火，進而知道如何使用它；大

---

[28] Ibid. p.658.

[29] Clarissa Pinkola Estes. *Women Who Run With the Wolves.*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97. p.109.

[30] Ibid. p.111.

airiti

火雖然帶來災難，但是火的餘燼也帶來了溫暖與光。進而人類發現，萬物都從它得到了滋養、溫度、成熟、甚至毀滅。深一層來看，它更象徵徹底的改變，從形式到靈魂的提煉、昇華。[31]

此刻，瓦希麗莎通過了重重考驗後，獲得了終極的恩賜——能發出火光的頭骨。走到了這一段旅程，代表英雄的轉化，她擁有了智慧，重新審視自己內心的陰暗面，自此不再恐懼、懦弱。因此，在返家途中，她已不需要小娃娃的領路，毫無畏懼與猶豫，走過來時的森林，回到後母的家。她更能用自己敏銳的視能（火亮的眼睛）去覺察自身心靈的負面陰影，以及外在人與事的善良、醜陋、或介於兩者間的所有面向，並能夠以「大能」回應它們。發出火光的頭骨，直視之前折磨瓦希麗莎的邪惡繼母和繼姊（象徵人格陰影），然後從頭骨的眼睛鑽出火花，將繼母和繼姊燒成灰燼。[32] 瓦希麗莎也完成了成長之路。

接下來，本文將把視野轉向日本的動畫故事，看看在不同時空下人類的生活思維是否有著類似的生命意涵，以及在符號象徵的表達上是否有著相通的邏輯。

三、日本動畫故事《神隱少女》[33]

《神隱少女》是一部由吉卜力工作室製作的日本動畫電影；日本著名動畫大師宮崎駿同時是劇本的製作與導演。2001 年在日本首映之後，該劇作得到了世界各界的好評，並多次獲得世界各種獎項。這部電影同時被譽為宮崎駿的《愛麗絲夢遊仙境》。劇本主旨亦是講述女性成長的故事，影片劇情充滿日本神話與文化風俗的元素。基本上，宮崎駿也是運用了坎伯「單一神話」的英雄原型，主角也經歷了一段「啟程→啟蒙→回歸」的成長旅程。由於該故事角色繁多，並代表特定的意義；限於篇

---

[31] Martin Kathleen (Ed.). *The Book of Symbols*. Germany: TASCHEN, 2010, pp. 82-85.

[32] Clarissa Pinkola Estes. *Women Who Run With the Wolves*.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97. p. 112.

[33] 千與千尋。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5%8D%83%E3%81%A8%E5%8D%83%E5%B0%8B%E3%81%AE%E7%A5%9E%E9%9A%A0%E3%81%97，(2016.04.25)。

airiti

幅，本文僅以情節中符合英雄原型的部分加以分析。

3.1 《神隱少女》的故事概要

故事是描述一位年僅 10 歲的小女孩－－荻野千尋；她是一個看起來非常普通的四年級小學生，她隨父母搬家來到一個陌生的城鎮，準備開始一個全新的生活。然而，因為途中迷路，她和父母誤闖入了一個人類不應該進入的靈異小鎮。小鎮的主管是當地一家叫「湯屋」的澡堂；它的老闆是一個巫婆，叫湯婆婆。這個「湯屋」很特別，它是服侍日本八百萬天神洗澡的地方。這個鎮上有一條規定，凡是沒有工作的人，都要被變成豬被吃掉。

荻野千尋的父母由於貪吃，未經過店員允許就隨便享用了食物，而遭到懲罰後變成了豬。千尋為了拯救父母，在湯婆婆的助手「白龍」的幫助下，進入澡堂，並成功的獲得了一份工作。為了獲得工作，她的名字被湯婆婆拿掉筆劃太多的部分，成了「千」，以作為代價。在澡堂工作的過程中，小千從一個嬌生慣養，什麼活都不會做的小女孩，逐漸成長，變得越來越堅強、能幹的女孩；工作的同時，她善良的品格也逐漸得到了澡堂中其他人的尊重。

而為了拯救父母和對自己重要的人，面對各種困難和危險，千尋也一次次克服各種困難，邁入了她的「英雄旅程」，做出了自己的選擇；隨著歷程與考驗的展開，她的心理也更臻成熟。最後，她也順利地拯救了自己的父母親，並回到原來的現實世界。

3.2 〈神隱少女〉故事情節分析

在「英雄旅程」的共同模式中，首先也是從一個舊世界啟程邁入試煉的旅程，故事的主角是一個嬌生慣養的十歲小女孩－－荻野千尋，本來是要跟著父母親遷居到偏僻的鄉間處所，途中卻誤闖了超越現實的魔法場域、一個神明及鬼靈精怪棲息之處－－「湯屋」。而千尋的父母因為貪婪，吃了冥界的食物，變成了豬。如果她再不工作，她的父母就會被殺掉烹食。因此，千尋被迫必須踏上拯救父母的英雄角色。

根據坎伯的英雄旅程原型，英雄通常需要有一個被客觀環境逼迫的要素才會呼應命運的召喚；由於千尋的父母遭難，必須靠她去營救，因此責任自然落在她的肩上。一開始，千尋因為極端恐懼而試圖拒絕召喚，

並不斷告訴自己，這一切只是個夢；這種逃避的結果是，她發現自己的身體漸漸變成透明，這才意識到殘酷的事實，而扛起責任。

接下來的劇情是，扮演超自然助力的角色上場。在這個故事中，協助千尋度過艱困旅程的有三個神奇的助手：白龍、鍋爐爺爺與在湯屋工作的侍女－－小玲。白龍是一個 12 歲左右的少年，可化身為龍形。他原本是「琥珀川」的河神，但是因為大樓興建，他的河被填平，流浪到湯屋，成為湯屋之主「湯婆婆」的門徒，是澡堂的實際管理人。他和千尋過去有一些因緣結識，因此一見面就覺得似曾相識。他在千尋的英雄歷程中，多次出手相助，包括幫助她最後解救父母、介紹千尋給鍋爐爺爺、告訴她即將遺忘的真名、帶她去看變成豬的父母等等。然而，在過去他大部份的行動都被湯婆婆所控制，曾經做過一些見不得人的勾當。在他協助千尋的過程中，因為偷取湯婆婆孿生姊姊「錢婆婆」的魔法印章，幾乎丟了命；後來在千尋等人的幫助下才又恢復健康，找回了自己遺忘的真名與記憶。最後在他的幫助下，千尋和父母離開了小鎮。

第二位神奇的幫手是澡堂的鍋爐房主管鍋爐爺爺－－有六隻手臂，行動自如的老爺爺；他可以從巨大的藥材櫃裡取出各種藥。在白龍的推薦下，千尋向鍋爐爺爺尋求工作，起初雖然沒有得到直接的幫助，但終能輾轉介紹到湯屋主人湯婆婆處取得了工作。後來，他透過對澡堂所用的藥材與熱水的控制，曾經多次幫助千尋解決困難。

第三位神奇的幫手是澡堂的侍女小玲；她說話粗魯，但個性豪爽、大方。表面上，她不想管別人的閒事，但卻屢次暗中幫助了千尋，化解危機。後來，她成了千尋在澡堂最好的朋友，猶如姊姊一般的角色。

這三位神奇的幫手，都在劇情發展的過程中扮演了救援者的角色，與《美麗的瓦希麗莎》的相異處在於，這三位幫手在故事中都是具體、實質的「外援」，而《美麗的瓦希麗莎》的小娃娃救援者，是象徵著瓦希麗莎自我內在的一部份。

在《神隱少女》故事的千尋，至為關鍵的旅程是來到了湯屋，面對野巫婆湯屋的主人「湯婆婆」。與《美麗的瓦希麗莎》相同的地方在於，瓦希麗莎必須住在野巫婆芭芭雅嘎的雞腳小屋，而千尋必須留在湯屋接受野巫婆的磨練；兩人都需要在野巫婆的場域中小心謹慎的與野巫婆周旋。在磨練的過程中，她們都一樣必須清洗房子、整理家務、分辨好與壞，善與惡；當這些磨練一步步內化後，她們的人格才能徹底轉化。瓦

airiti

希麗莎拾回自信，對未來不再害怕，而千尋洗滌了驕氣，懂得承擔；兩人都在成長的過程中往前邁開了一大步。

如同《美麗的瓦希麗莎》，在《神隱少女》的劇情中扮演至為關鍵的角色莫屬巫婆「湯婆婆」；她是湯屋的主管，同時也主宰該村鎮，是個人人畏懼，法力強大的獨裁者－－性格殘忍、貪婪。在她主宰的王國，凡是偷懶不工作者都要變成豬被吃掉；為了易於掌控，凡是替她工作的人，其姓名都會被她的魔法從記憶中拿掉，而忘記自己，最後就會永遠被禁錮在澡堂。所以，只要不小心陷入那個城鎮的人，不是變成豬，就是成為她控制下的奴隸。而且，她又經常會化身成為黑色的烏鴉，出門巡視；然而，另一方面，對於光顧澡堂的客人（神明或鬼靈精怪）卻百依百順，笑臉相迎，晚上回到房間裡忙著數錢，十足貪婪的小老闆形象，在劇中扮演了恐怖的反面角色。

劇情中另一個有趣的角色是湯婆婆的孿生姊姊「錢婆婆」；她是一個和湯婆婆外型完全一致，但個性卻十足反差的角色。「錢婆婆」是一個性格溫和而慈祥的老婆婆，同樣法力強大，因為與妹妹相處不來，居住在離村鎮很遠的郊外小屋。白龍曾經因為聽從湯婆婆的命令，試圖偷取她的魔法印章（代表她的身份）而被懲罰，命在旦夕；此次白龍能夠得救，是因為千尋勇於扛起責任，歸還印章並表達歉意。在最後的交談中，「錢婆婆」給了千尋許多生命的啟發。

檢視故事中「湯婆婆」與「錢婆婆」的角色象徵，我們可以從榮格的原型學說中得到啟發。它指出：在潛意識中存在著一個與意識自我完全相反的孿生兄弟（陰影）；它們通常是一體兩面的－－意識自我有多善良，孿生兄弟就有多邪惡，意識自我有多驕傲，孿生兄弟就有多自卑。如果意識自我決定對此視而不見，孿生兄弟就會接管人生。所以，每個人只有正視陰影，並將陰影的特徵整合到自己的人格中去，才能擺脫它的控制。《神隱少女》中的「湯婆婆」與「錢婆婆」正是代表了人格中的正反兩面。

另外，兩個故事中的巫婆－－芭芭雅嘎、湯婆婆/錢婆婆－－就是既能培育生命，又能吞噬一切的「大母神原型」；她讓人們同時體會到生命善惡的雙重性。從人性的啟示來看，如果生命中沒有芭芭雅嘎、湯婆婆等反面角色的兇狠磨練，人們就會在原地踏步，浸淫在舒適、溫暖的現況中，英雄就無法踏上個體化的旅程，邁向自我成長的途徑。千尋也就

airiti

是被兇惡的反角逼迫，不得已，才能激發自己的潛能，通過重重考驗（包括幫腐爛的河神洗澡，拯救命在旦夕的白龍等），最後，才能與「錢婆婆」相遇，了解生命的智慧。

通過考驗的千尋，也和瓦希麗莎一樣，最終得到了智慧和能力，可以毫無困難地回答了最後的問題，救回自己的父母。

四、結論

從學術研究的角度而言，理論乃處理實務之本；理論是從眾多的實務中分析和歸納而得出的準則，不僅要能夠解釋實務所呈現的現象，而且也必須某種程度能夠預測現象。[34] 然而不管是自然科學，或是人文社會領域，客觀的種種事實或現象總會存在理論解釋的例外，有的是因為時空環境的變遷，有的是現象本質存在於深層，而其外像又甚為多元而複雜，必須經過長期深入且廣泛的觀察、分析和歸納，才能對表象的理論做修正；神話學的現象，根據榮格及坎伯的研究，就是一個一般文學理論的例外。

文學研究在理論上也提出了「作者已死」之說，文學解讀的話語權應該決定於多元特質的廣大讀者。而且，大部份的神話、傳說與民間故事並非來自「理念的體系」，而是來自於「生活的體系」；它們是通過符號象徵的隱喻(metaphor)，呈現生活的體驗及生命的歷程。顯然，從人類歷史進化的時空座標來看，不同的社群有著不同的生活體系；所以，不同的神話，在理論上，也應該有著不同的象徵意涵。但是，經過了學術的深入探討與研究，結果卻發現：人類在求生存的經驗過程中，確實普遍存在著共同的基本動機，並由此激發出一些情感的通性。換言之，人類的不同群體，本來應該會因為生存時空的差異而在生活意識上存在著許許多多不同的原始型態，但是，經過分析與歸納，結果卻發現大部分的神話存在著心理學上的共同原型，包括個體性及群體性的意識原型。這個發現顯然迥異於一般認知的民族主義情感或情緒，而與近來一些主要宗教，如基督教、佛教、道教……等，所主張的「宇宙同體」相通。[35]

---

[34] 楊志誠。《溝通、說服與談判》。逢甲大學出版社，2016，頁 6。

[35] Ken Carey 著，周和君譯。《千福年天書》(The Third Millennium: Living in the Posthistoric World)。 台北：遠流出版社，1998。

airiti

另外，心理學大師榮格也指出：神話是社群心理由內往外推演的事件顯像及劇情，也就是人類集體文化的原型。本我原型一方面是人類「共通的」本能，另一方面在回應不同的時空情境時，又會以不同的象徵方式，分別在不同種族的神話、圖騰、文學與藝術之中顯現出來。顯然，神話現象形成的基本動能很可能就是神話故事的「作者」與「讀者」共同存在的深層意識；它因為深層，不易轉移，可以跨越民族性格的差異，穿越時空，甚至成為現代生活的文化導引。

在論證上，本文運用了榮格學派的心理學以及美國神話大師坎伯的「單一神話」原型理論，探討神話故事中英雄「個體化過程」的象徵意義，並以俄羅斯民間故事《美麗的瓦希麗莎》和日本動畫影劇《神隱少女》兩個故事中的主角－－「瓦希麗莎」及「荻野千尋」－－作為理論詮釋，驗證她們成長的個體化過程，及其周邊人物代表的象徵意涵。

本文根據所列兩則故事的劇情分析，對照坎伯關於英雄旅程的 17 個步驟，統整列表如下：

「英雄旅程」的3個步驟	「英雄旅程」的17個階段	〈美麗的瓦希麗莎〉	〈神隱少女〉
啟程	歷程的召喚	●	●
	拒絕召喚		●
	超自然助力	●	●
	跨越第一道門檻	●	●
	鯨魚之腹	●	●
啟蒙	試煉之路	●	●
	與女神相會	●	●
	狐狸精女人		
	向父親贖罪		●
	神化	●	●
	終極恩賜	●	●
回歸	拒絕回歸		
	魔幻逃脫		●
	外來的救援		●
	跨越回歸的門檻	●	●

airiti

	兩個世界的主人		
	自在的生活	●	●

airiti

引用書目

Joseph Campbell 著，朱侃如譯。《神話》。台北：立緒，1995。

Clarissa Pinkola Estes 著，吳菲菲譯。《與狼同奔的女人》。台北：心靈工坊文化，2012。

Ken Carey 著，周和君譯。《千福年天書》(The Third Millennium: Living in the Posthistoric World)。台北：遠流出版社，1998。

Stein, Murray 著，朱侃如譯。《榮格心靈地圖》。台北：立緒，1999。

楊志誠。《溝通、說服與談判》。逢甲大學出版社，2016。

劉心華。《從原型理論探討俄羅斯民族心理的特色》，《外國語文研究》，第 17 期。台北：政治大學外國語文學院，12/2012。

Campbell, Joseph.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49.

Jung, C.G. The Collected Works of C. G. Jung, Vol.8.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96.

Martin, Kathleen (Ed.). The Book of Symbols. Germany: TASCHEN, 2010.

Preece, Rob. The Wisdom of Imperfection. New York: Snow Lion Publications, 2006, 2010.

Померанцева,Э.В. и Чистов, К.В. (ответственные редакторы). Народные русские сказки А.Н. Афанасьева В трёх томах.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1984.

Пропп В. Я.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корни волшебной сказки. Л.: ЛГУ, 1986.

Bronzite, Dan. The Hero’s Journey – Mythic Structure of Joseph Campbell’s Monomyth.(2016.07.26) http://www.movieoutline.com/articles/the-hero-journey-mythic-structure-of-joseph-campbell-monomyth.html

Golden, Carl. The 12 Common Archetypes.(2013.11.27). http://www.soulcraft.co/essays/the_12_common_archetypes.html

千與千尋。(2016.04.25)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5%8D%83%E3%81%A8%E5%8D%83%E5%B0%8B%E3%81%AE%E7%A5%9E%E9%9A%A0%E3%81%97